

佛學研究——鴝鳥乎？

烏鴉乎？



鄭振煌

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講於「台南地區佛教學術研討會」

一、灰色的天空

過去，在大學中文系裏，只有開授訓詁、聲韻、文字、詩詞、經書等古典中國文學的課程，很少有現代文藝的課，因為後者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，算不得一門學問。

過去，各級學校的歷史課程，盡是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，學生可能叫得出三皇五帝的名字，卻很少人知道登陸鹿耳門的是誰？

過去，學生的最佳出路就是放洋留學，因此好學生可以如數家珍地道出密西西比河流經美國那幾個州，卻說不出急水溪在那裏？※

過去，在學校裏講台語，就要受處罰或罰款，因為台語是方言，不像國語是高級的象徵。



過去，過去，太多的過去。四十歲以上的人，應該都感受得到這麼多過去的夢魘。幸好，民主時代來臨，讓我們擁有更寬廣的視野，也容許多元化的意見。我並不認為上述幾個例子中的前者不重要，只是為例子中的後者叫屈。教育即生活，生活即教育。生活周遭的事物不去了解，卻把眼睛吊得高高的，盡看天外天的東西，不知是否本末倒置？大學畢業生進工廠，保險絲燒斷了不會修理的，比比皆是。古代中國的酸秀才習氣，還籠罩着我們的學生，大家都成了考試機器。

我疑惑不解，學者出身的教育官僚，要為我們的下一代畫出什麼藍圖？

二、人間那有天上好？

學者是社會良心的標竿，學術研究當然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進行的，否則只是製造垃圾的自慰行為而已。

無庸諱言，理論研究是應用科學的基礎，沒有理論那來應用？然而，不論是理論研究或應用研究，目的都是在解決人生社會的問題，否則就無異說食數寶。這個原則如果拿來套在佛學研究上，似乎應該可以說得通。佛法本來就是為著解決人生的煩惱問題，捨此不談，搞來一大堆玄學或天外天的東西，不知是否正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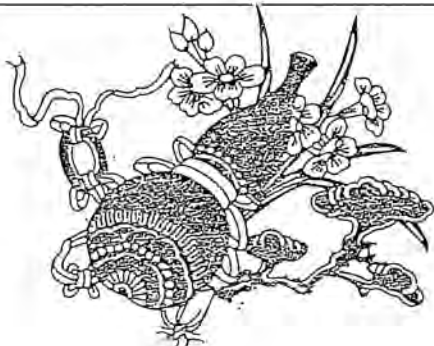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來，台灣的佛學研究突然間蓬勃發展起來了，跟着日本或歐美亦步亦趨，真是孺子可教也。

這是很好的現象，表示我們佛教界也很想爭氣，不但會修行，還知道要慧解。只是在這麼多的佛學研究中，有關於此人此時此地的研究竟然屬於鳳毛麟角。我們有印度佛教史、中國佛教史、南傳佛教史、西藏佛教史、日本佛教史……獨獨沒有台灣佛教史。

我們肯皓首窮經，卻不肯對此人此時此地的佛教做點研究。

我們肯花大筆金錢影印《大藏經》，卻不肯對此人此時此地的台灣佛教做點田野調查。

我們都研究古聖先賢去了，卻不屑於吃點人間煙火，回到此人此時此地來。我們的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了，卻很少有佛教學者肯面對現實研究解決之道。我們的佛教不能說沒有毛病，卻很少有佛教學者肯針對這些毛病研究對策。是不能還是不為？是不肯還是不敢？



苦集滅道四聖諦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。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的佛教已經有這麼多問題，佛教學者還能無動於衷嗎？

烏鴉在中國，人見人厭，但在西藏和尼泊爾卻是吉祥的瑞鳥。此時此地的烏鴉，換個時空，或許是人見人愛的迦陵頻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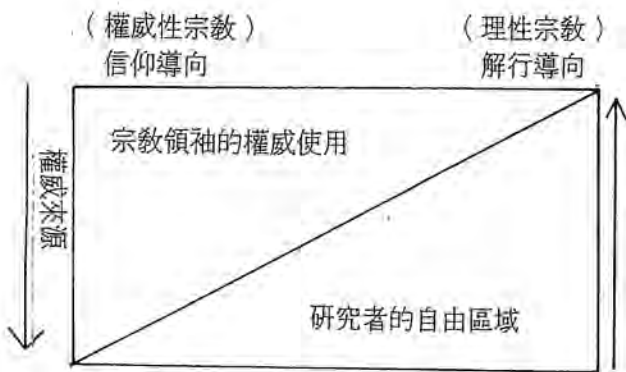
鴛鴦埋首沙堆，自以為獲得保障，安全無虞，殊不知危險就在眼前。眼不見不見得就是淨，只是不肯面對骯髒的東西而已。如果不是在危險的時空下才做一隻鴛鴦，平常就能埋首沙堆，沙裏淘金，倒也是一件好事。

鴛鴦乎？烏鴉乎？時機用對了，便是一隻化險為夷的鴛鴦，便是一隻人見人愛的烏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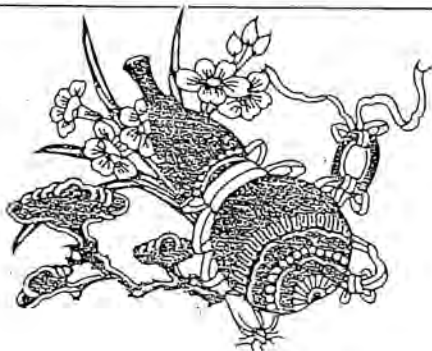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鴛鴦要面對現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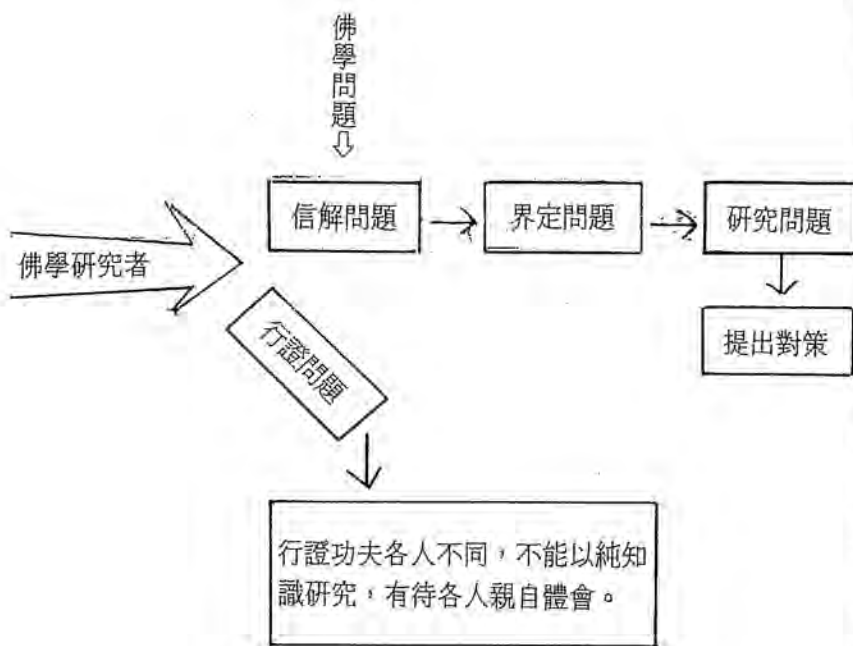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反對做一隻佛學研究的鴛鴦，但更希望這隻鴛鴦能夠抽頭，更務實一點。佛陀本來就不回答十四無記的問題，凡是與解決人生問題無關的，不應該是佛學研究的重點。

很多人常說佛教是一個理性的宗教，而非權威性的宗教。如果以領袖行為的模型做基礎，便可以建構如下的研究導向圖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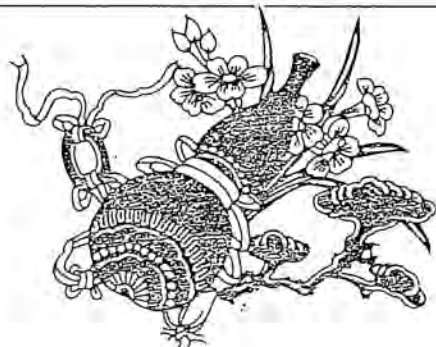
- ↑ 宗教領袖容許研究者的自由度
- ↑ 研究者界定決策，付諸實踐
- ↑ 研究者提出問題，廣納建議，做成決策
- ↑ 研究者擬訂解決問題的草案
- ↑ 研究者提出觀念尋求質疑
- ↑ 研究者呼籲大家正視問題
- ↑ 研究者思索人生問題





如果我們承認佛教是一個以解決人生問題為主的理性宗教，便應該容忍研究者有理性的研究態度，也接受實踐者有更寬廣的解行空間。

不過，佛學研究者必須注意：宗教上的許多神秘經驗，都不是純靠理論所可解決的，尤其是佛教，更重視自內證。佛學研究只能解決知識上的問題，不能以知識來否定修行者的行證功夫。即使以同一套研究結果來實踐，也因實踐者的時節因緣不同，可能產生不同的行證功夫。如果以學佛的信解行證四步驟來說，信解比較可以用知識來研究，行證比較難以用知識來研究，有如下圖所示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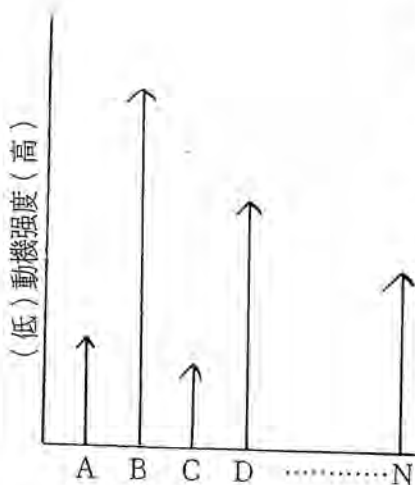
佛學研究既然應以現實問題為主要對象，就要判定什麼才屬於現實問題？而且要以迫切而重要的問題為優先。

從佛教的立場看，生死是最迫切而重要的問題。如果再進一步，就是自行化他的問題。與自行化他越有關涉的問題，越值得投注心力去研究。很多佛學研究雖然與自行化他沒有直接關係，但如果研究結果能夠提出啟示，也不失其價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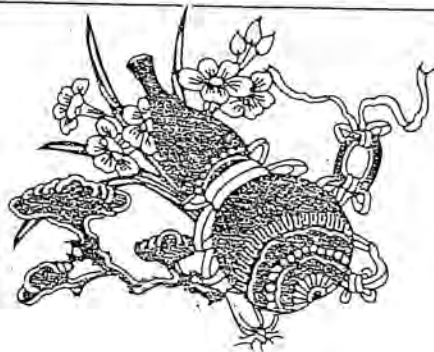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烏鴉不亂叫

在佛學研究的園地裏，應該有烏鴉活動的空間，只要這隻烏鴉的動機純正，而且遵守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。

動機會影響目標的導向，也會決定遊戲的過程。有些研究者會隱藏動機，但從用字遣詞和研究方法之中，不難揭發其真正動機。有些研究的動機不止一個，但最主要的動機會左右研究的走向，如左圖所示：



在圖中的N個動機裏，以B動機的強度最高，便會主宰整個研究。客觀的學術研究，應該不會有這種現象才對，一切必須遵循研究方法的法則。也就是說，同一問題由不同的研究者在同一時空下進行研究，應該會獲得相同的研究結果，否則便是動機不純或方法錯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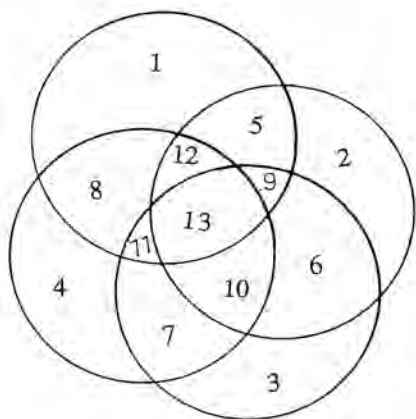


五、立體式的科際整合研究

現代的學術研究注重科際整合或集體研究，唯有集合各種學科的最新發現和衆多研究者的智慧，才比較有可能得到接近事實的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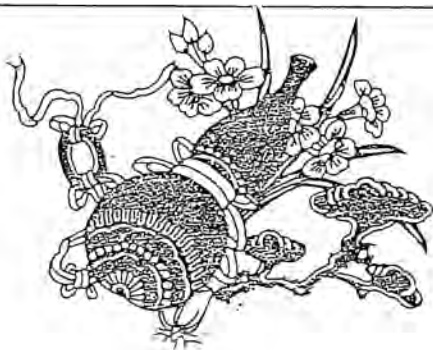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一方面，可能是目前台灣佛學研究最弱的一環。佛教資源極其珍貴，有遠見的佛教基金會，應該支持系統性的研究計畫，針對最迫切而重要的佛教問題，邀請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，做多層次、多角度的探討。

除了傳統性的文獻考據和文字研究之外，尤應注重田野調查和統計分析。這種現代化的研究趨勢，可以用下圖來表示：



圖中的圓圈，代表學科或研究者，圓圈的數目可以不受限制，但越多越好。如以上圖爲例，四個圓圈代表四個學科或研究者。區域1、2、3、4代表四個學科或研究者孤軍奮戰；區域5、6、7、8代表有二個學科或研究者合作研究同一主題；區域9、10、11、12代表有三個學科或研究者合作研究同一主題；區域13代表有四個學科或研究者合作研究同一主題。

不用說，區域13的濃度或密度高於其他區域，其次爲區域9、10、11、12，再其次爲5、6、7、8，最稀者爲1、2、3、4。



人的壽命和智慧非常有限，尤其是在瞬息萬變、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裏，單打獨鬥已經不是致勝之道了。佛學研究亟需採用古時候的譯經院制度，合衆人之力量完成一個主題的研究。佛學研究更需要引進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，自然、社會、人文各種學科都有助於佛學研究，我們不應該滿足於紙上作業或望文生義，應該採用立體式的研究。

六、駝鳥抬頭，烏鴉叫

○與一之間的距離，等於九與十之間的距離，但兩者所代表的意義卻不相等。學術研究很容易變成駝鳥，但只要抽出頭看看這個世界，便知道危機所在，運用佛家所強調的智慧與慈悲，就不難解決迫切而重要的現實問題了。

學術研究可以做一隻烏鴉，只要發心正確而叫得合理，聒噪之聲也可以振聳啓聵。

人間佛教叫了很久，也做了很多，亟需研究者對人間佛教做一番導引、觀察、探索、反省、檢討的功夫。

佛教八萬四千法門，一種米養百種人，學佛的人很希望知道什麼樣的人修什麼樣的法門最適當。

佛教資源很豐富，但有沒有浪費，亟需研究者的客觀分析。

佛教活動五花八門，把大家看傻了眼，社會大眾很想知道那些才是正知正見的佛教活動。

台灣佛教的歷史雖然並不長，但人親土也親，生長在此時此地的人們，有權利也有義務知道它的真面目。

在後解嚴時期，台灣佛教的領袖與信衆，都很盼望研究駝鳥都把頭抽出來，研究烏鴉叫得有理法。

那一天才是台灣佛學研究的時代？

編按：急水溪在台南境內，全長僅六十四公里

